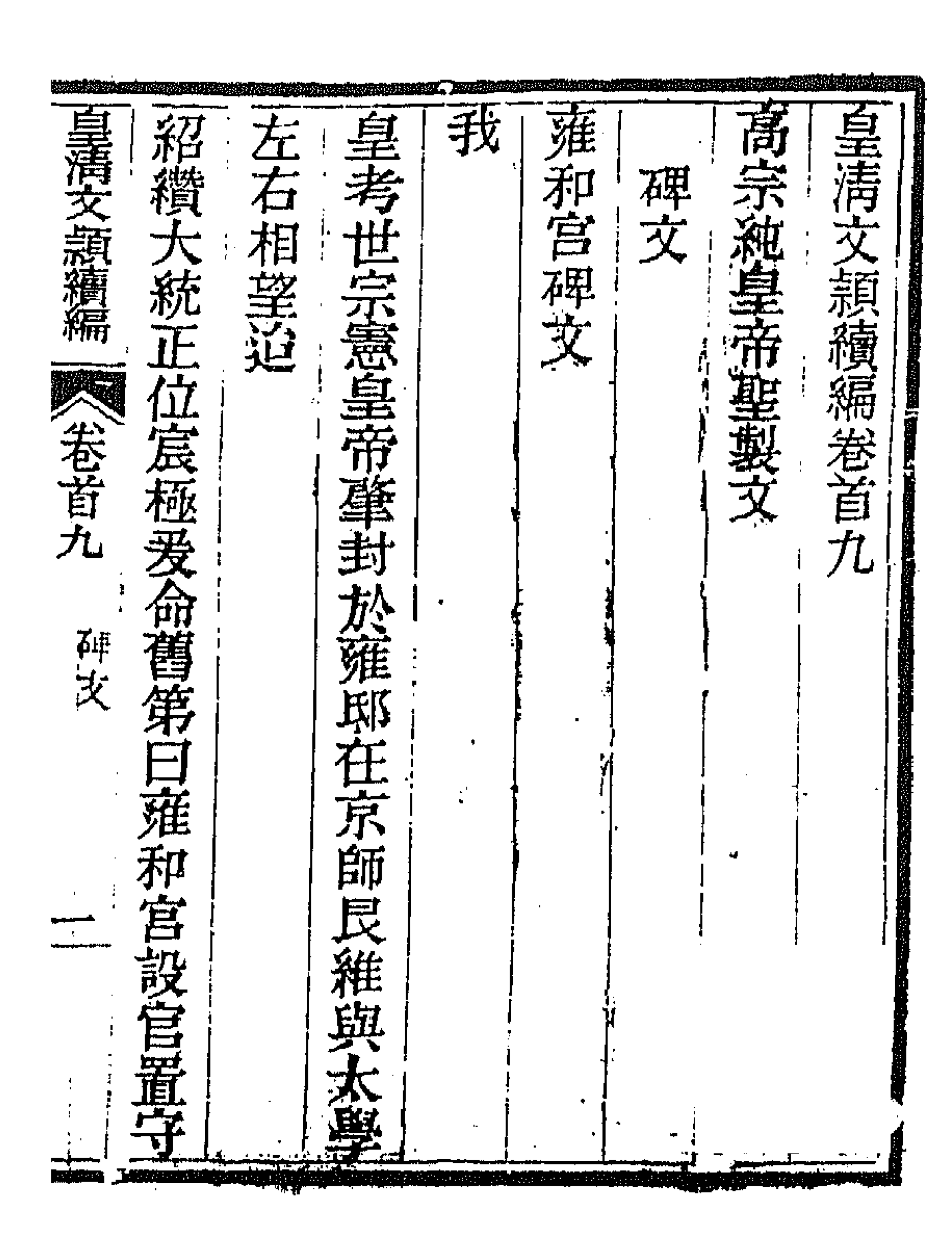
皇清文穎續編


皇淸文穎續編卷首九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碑文

雍和宮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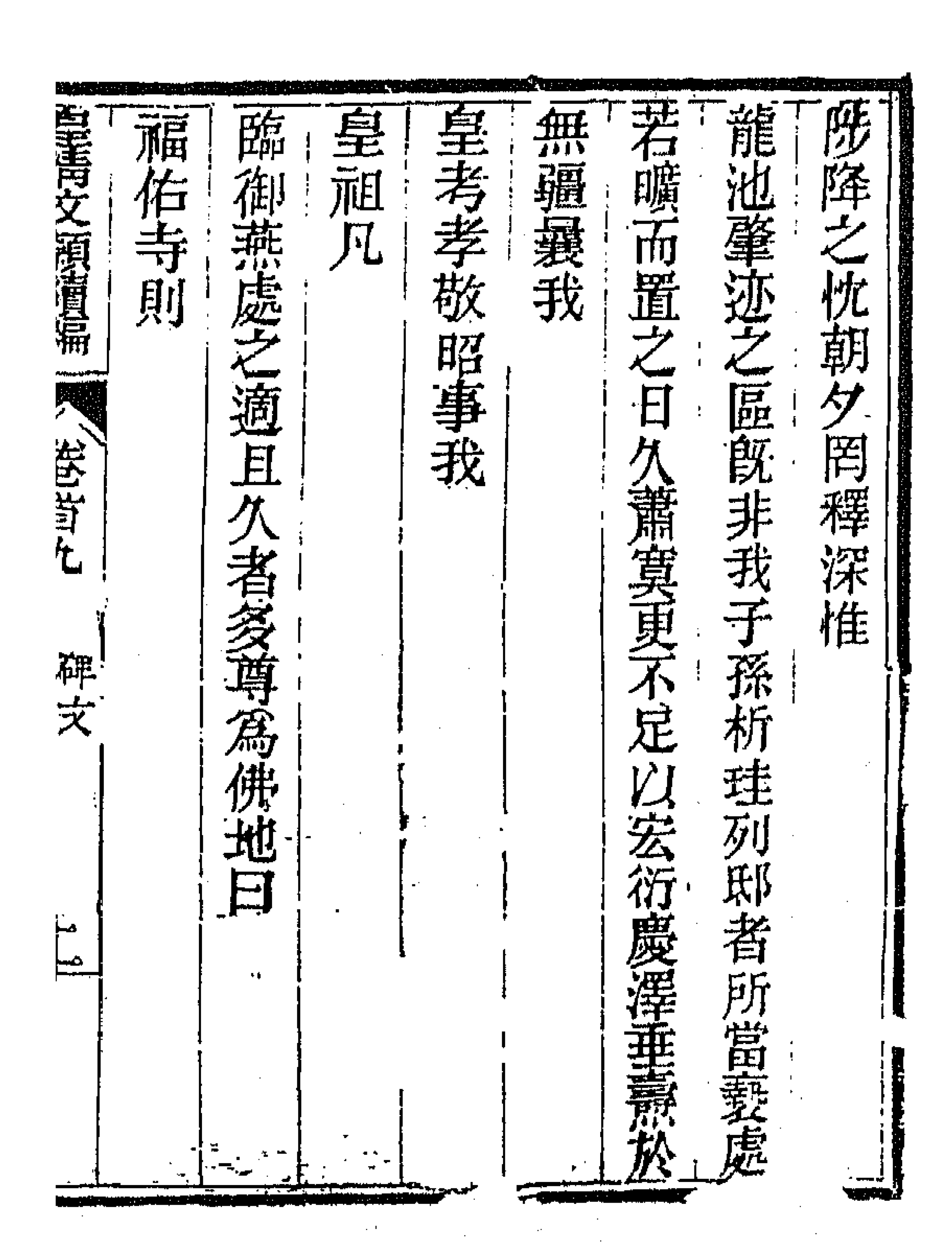
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肇封於雍邸在京師艮維與太學

左右相望迨

紹纘大統正位宸極爰命舊第曰雍和宮設官置守

甍宇聖飾無增於昔示弗忘也越歲乙卯弗弔昊天
龍馭上賓攀髯莫逮維時喪儀具展禮當奉移念斯
地為
皇考藩潛所御攸躋攸寧幾三十年
神爽憑依倘眷顧是迺即殿宇而飭新之以奉
梓宮易覆黃瓦式廓門屏櫺星綽楔規制畧備洎
山陵禮成於此敬安
神御歲時展禮至於今十稔予小子紹庭


陟降之恍朝夕罔釋深惟
龍池肇迹之區旣非我子孫析珪列邸者所當褻處
若曠而置之日久蕭寞更不足以宏衍慶澤垂熹於
無疆爰我
皇考孝敬昭事我
皇祖凡
臨御燕處之適且久者多尊爲佛地曰
福佑寺則

沖齡育德之所也曰
恩佑寺則
鼎成陟方之次也永懷
成憲厥有舊章而稽之往古修眞本唐高龍躍之官
慈慶乃渭水慶善之宅宋則祥符錫慶祠號景靈咸
因在潛之居實曰神明之隩後先一揆今昔同符是
用寫境祇林莊嚴法相香幢寶網夕唄晨鐘選高行
梵僧居焉以示蠲明至潔也以昭崇奉至嚴也以介

福釐至厚也我

皇考向究宗乘證涅槃三昧成無上正等正覺施洽

萬有澤流塵刼帝釋能仁現眞實相羣生托命於是

焉在豈特表範睟容爲章淨域已哉予小子瞻仰之

餘間一留止緬憶過

庭怵惕興慕敬勒石以記系以頌曰

於皇

皇考禔福無疆奕奕朱邸積慶流長

秉六以御兹焉發祥時雍協和

聖謨孔彰其一

鼎成於湖

神御攸奠陟降在天

聖靈式眷懍乎斯聞僾乎斯見超宋景靈邁唐慶善

其二懿彼淨覺廣樹良因澄圓性海般若通津慧燈普

照法寶常新敷華玉地轉曜金輪其三剏是丹宮

潛封拜

賜載寢戱與凝禧集瑞人世香臺梵天忉利擁吉祥

雲開歡喜地其四標新福界冥契慈緣鴈堂集侶鹿苑

棲禪香華送雨貝葉霏烟

雲車風馬歆顧珠筵其五仰惟

聖德昊天罔極以妙明心運大願力孰爲權應孰爲

眞實無去無住歷化千億其六慈雲廣蔭甘霔長濡人

湼槃海繫如意珠恒沙大千共味醍醐不可思議波

髓淪膚其七灼灼靈儀巍巍瑞相言瞻言依徘徊惻愴

十地四天
鴻恩融暢盡未來際永賚
慈既其八

闡福寺碑文

太液池之北有亭五翼然臨於水裔玉蝀前橫瓊島東抱波光塔影淪漣映帶亭之北綴以閒館爽塏軒豁盡仍前明之舊康熙中

皇祖臨駐西苑常奉

太皇太后避暑於此後以其地奉安

仙馭几筵遂相沿為內廷遷次之所越乾隆七年肇

先蠶壇於液池東北隅相距甚邇

聖母皇太后以繭館盛儀宜致蠲潔

命改建佛宇朕遵

懿旨爰出內帑勑將作葺其舊址畧爲崇飾寳坊傑

竪香刹雙標用如幻金剛三昧造大法像高丈六者

三倍之而羸具慈愍性有大威神構層簷以覆之珠

網璇題金碧照耀冠於禁城諸刹上爲

慈聖祝釐下爲海宇蒼生祈祐始事於乾隆乙丑三

月越明年八月告成因名之曰闡福思自無始劫來

生人生物凡諸福德各各具有亦各具足而彼衆生
芸芸寘寘惟以各得所欲爲福未得求得已得求益
無有饜足爲嗔爲忮爲丐爲兇窮劫相尋展轉纏轉
埼維因陀羅秉南面權廓紘恢綱約以皇度斂以禁
憲沐以膏澤浸以醇醲敷錫多福於有生衆厥有生
衆善根深固一心信嚮正知正見屏諸邪雜咸得福
慶安樂老壽滿所願欲如其弗祇弗延迺背而馳式
抵大戾備諸苦惱亦其自取大慈氏發洪誓願施無

具力拯諸厄難隨聲赴感一時普度拔去孽根頓生
福慧孽豫淨盡福應備臻於其本來了無欠缺要知
法王非以已福施彼衆生亦非別能於彼衆生有所
增益凡此諸福衆生自有亦各具足能仁慈悲遂得
普度古聖帝明王斂福錫福其亦有同於此也耶乃
闡其義而說頌言
一切有爲法不能造諸福能受諸福者皈依法王力
譬坐暗室中迷悶不得出忽遇大力人闢門開四牖

因得大光明此大光明相非藉他目見又如沉巨海
飄泊無邊底忽遇大慈航脫離惡濁浪及登彼岸巳
乃適得本來告爾種福因衆生性具足迷惑不自知
種種成顛倒願依法王力恒河沙衆生乃至未來刼
自性悉清淨各各受諸福恒河沙衆生所受諸福德
同一淸淨性是爲福德聚

闕里

孔廟碑文

朕惟

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修明六籍垂訓

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

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為治者有以知三綱之

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

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

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泝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
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
由聖人之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
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廷盛
典裔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
應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

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幾甸歷齊魯登夫子廟堂躬親盥獻瞻仰睟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愾乎若接夫聞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況親陟降

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
其嚮慕傚焉而弗能自已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
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教澤於無疆顧德弗
類於衷歉焉恭繹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慕聖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
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

師固無二道用勤石中書志鑽仰服習之有素忠以
繼述
前徽酬顧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
皇矣
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
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章配天
廣運底地無疆四時遞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
秋陽決決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疇與絜崇巍乎

聖功疇與比隆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
尊師過魯祠牢炎祚開基宮牆翼翼魯壁金絲蒼檜
欝欝殿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厥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
鸞騫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邁
自東祗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聲若弗克見時彈
予誠見聖匪艱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既

莅止觀止是歟摛辭表志乾隆戊辰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五后纘承創守佑啟亦惟是二三藎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丕丕基罔有蘖芽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粤有金川娑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機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構釁鄰番吞士司申訴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爲甌脫乃

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
慓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惘然念邊徼
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
恒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畧印益厚集
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
三日
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畧酒以行天日和
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覩聳躍罔不忭喜謂露布之

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劒閣絕川江逡巡闗
之巇徑天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誠拊循之均其
渴飲饑食同其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
則又經畧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
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
席奸酋授首軍聲大振復以巨礮擊其碉堅碉以摧
將佐諸軍之集擣其中堅而番酋駭瞿駾喙稽首請
降經畧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借讋

慮不允所請朕惟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
且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猁不足以污我斧也於
是經畧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已巳二月之望日金川
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
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
蜀如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
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
運籌決勝承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
於帷幄衝石矢於行陣者叅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
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凛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
以垂則乎乃系之辭曰
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覊而縻有
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
已用之寓義於仁　蠢彼金夷恃其險阻饕貪豨張
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隣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
匪棘匪紓獮狁之故我張我伐獮狁之故　我師旣
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救功稍
稽賊益以狂怒螳當車罪臣旣誅以徇我師朕咨於
恒汝往視之　朕咨於恒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

于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　恒拜稽首臣敢弗䖍既禡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戛爾吉以偵以諜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碉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　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𧄼大膊期目之前彼乃窮

饜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承遵除道築壇內袒羊

牽　趣趣鍾琪乃度之愬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

二酋單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

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　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曰

我相臣于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

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

實勝寺碑記

去歲夏視師金川者久而弗告其功且茜酋之恃其碉也則創爲以碉攻碉之說將築碉焉朕謂攻碉已下策今乃命攻碉者而爲之築碉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全無策矣爲之憮然因憶敬觀列朝實錄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薄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碉何碉弗克今之人猶昔之人也則命於西山之麓設爲石碉也者而簡佽飛之士

以習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更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爲經畧統之以行且厚集諸路之師期必濟厥事賴

天之祐大功以成此固經畧智勇克兼用揚我武酋長畏威懷德厥角請命是以敵愾以往者萃中道而歸竊恨未施其長技有餘怒焉記不云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雲梯之習猶是志也而卽以成功則是地者豈非綏遠之先聲繼武之昭度哉因命擇向庀材

建寺於碉之側名之曰實勝夫已習之藝不可廢已奏之績不可忘於是合成功之旅立為健銳雲梯營並於寺之左右建屋居之間亦仿山為碉以肖刮耳勒歪之境昔我

太宗皇帝嘗以偏師破明十三萬衆於松山杏山之間歸而建實勝寺於盛京以紀其烈夫金川蕞爾窮番豈明師比然畧昆明而穿池勝脩如而名子其識弗忘一也漢書訓碉作雕碉為石室而雕則若雕鶚

之樓云者皆非是蓋西南夷語彼中呼樓居其音爲碉云爾

重建

壽皇殿碑記

予小子既敬循

壽皇殿之例建

安佑宮於圓明園以奉

皇祖

皇考神御重垣廣墀戟門九室規模略備而歲時朔

望來禮壽皇聿瞻殿宇歲久丹雘弗煥且爲室僅三

軷安佑翻遜巨麗于心歉焉蓋壽皇在景山東北本
明季遊幸之地
皇祖常視射較士於此我
皇考因以奉
神御初未擇山向之正偏合闕宮之法度也乃命奉
宸發內帑鳩工庀材中峯正午磚城戟門明堂九室
一仿
太廟而約之蓋安佑視壽皇之儀壽皇視安佑之制

於是宮中苑中皆有　獻新追永之地可以抒忱可以

觀德傳不云乎歌於斯哭於斯則壽皇實近法宮律

安佑爲尤重若夫敬奉

神御之義則見於安佑宮碑記茲不復述惟述重建

本意及興工始末歲月蓋經營於已巳孟春而落成

於季冬上澣之吉日云敬作頌曰

惟堯巍巍惟舜重華

祖

考則之不競不絿叶仁漸義摩
祖
考式之宏
仁皇仁明
憲帝憲小子職之是繼是繩叶曰明曰旦小子亟之
天遊雲殂春露秋霜予心惻之
考奉
祖御於是壽皇子仍舊之製廣向正叶爰經爰營工

勿亟之陟降依憑居歆攸寧羹牆得之佑我後嗣綿

禩於萬匪萬億之觀德於茲無斁然畔援永欽識之

重修惠濟祠碑

經國之務莫重於河與漕而兩者必相資而成曩者東南之民數罹河患矣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亶天縱之神明乾苞坤絡瞭列指掌

淸蹕屢勤比隆神禹開示方畧神契龜從用詒萬世無疆之休河臣稟受

聖謨罔失尺寸若隄若遥隄若縷隄若月河若引河

若壩若堰若牐措必其要用必其時河奏安瀾民無
昏墊成績彰灼五紀於茲天庾陳紅雲帆直達厥包
織篚琛賮南金公私百貨之需船輸艦載楫交津渠
溯前代南北運道逆河而上者五百餘里明季開泇
河避黃河之險者三百里越我朝康熙年間開皂河
以通泇復開中河以通皂漕艘出淸口絕流北入中
河浮于黃者僅七里遂盡避黃河五百里之險漕之
利無過此時者黃河自積石龍門徑豫徐東下挾淮

泗交流入海勢湍悍不可禦泥濁易閼漕艘渡江[illegible]淮黃河亘其衝其入中河也必資於黃治之之道以淸淮迅激蕩滌之俾無壅沙河恒强淮恒弱則瀦洪澤之巨浸以助之交會於淸口是爲運道之樞紐河防之關鍵導河又淮利漕舉繫於此瀕河迄下游郡縣數十城郭田廬皆恃以爲命司水土者恒惴惴焉淸口治而河與漕胥得其理矣淸江浦之涘神祠曰惠濟鼎新於雍正二年靈貺孔時孚應若響過祠下

者奠醴薦牢靡敢弗肅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南服瞻謁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報享命有司鳩工加煥飾焉夫名山大川精氣磅礴必有神焉主之經國大政茈賴生靈必有神焉相之其顧享者必其有勤民敬事之忱者也苟隳庶事而瘝厥官或穿鑿自用而失其故有弗干譴怒而罹其罰者乎政罔弗修無貽神羞敬舉乃職神錫爾極惟神式憑庶永底寧勅文貞珽用諭河臣遂爲迎神送神之歌辭曰

河之來兮天上皓皓旰旰兮無與抗瀰瀰兮清淮滙淪漣兮河流潸潸戕巨艑兮横中流望靈旗兮澹淡游桂檝兮荃橈紛弭節兮薦皐緪絃兮考鼓俎肥牷兮式歌且舞神格歆兮福女　千夫邪許兮舉長[illegible]輦金隄兮障彼樂郊鄂舟容與兮吳榜交溯長川兮利濟轉玉粒兮時攸賴洪濤伏兮神哉沛簫管競兮應櫂歌神之留兮祥飇和紹平成兮恪蕆事飫苾芬兮虔報祀靈河翕兮福萬世

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碑記

欽惟我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仁善性生惟

慈惟懿母儀天下尊極域中粵乾隆辛未之歲恭遇

聖壽六袠誕辰朕躬率天下臣民舉行大慶禮奉萬

年觴敬效天保南山之義以甕山居昆明湖之陽加

號曰萬壽剏建梵宮命之曰大報恩延壽寺殿宇千

楹浮圖九級堂廡翼如金碧輝映雜香燈函貝葉以

爲禮懺祝嘏地朕惟人子之於親恩罔極則思報之心與爲罔極而報恩之分恒不能稱其思報之願凡所爲祝釐頌嘏修香光之業開法喜之筵於申報曷能以毫髮數亦隨時隨地致其愛慕誠悃云爾我

聖母至仁廣被如大雲起雨一切卉木藥草隨分受潤慈心善願自足以緝純嘏集遐福盛德之致福永年固有不求而至焉而茲復以祇陀布金之園爲灌佛報恩之舉金盤炫日則光照雲表寶鐸含風則音

出天外法鼓洪響偈頌清發於以歡喜讚誦不更有
以廣益福利緜遠增高爲
聖母上無量之壽哉自今伊始其以兹寺爲樂林爲
香國萬幾之暇親奉
大安輦蹕喜於此前臨平湖則醍醐之海也後倚翠
屏則阿耨之山也招提廣開舍利高矗則琉璃土而
玉罌臺也散華葳蕤流芬飛樾栴檀之香遡風而聞
迦陵之鳥送音而至我

聖母仁心爲質崇信淨業登斯寺也必有欣然合掌

喜溢

慈顏者亦足爲承懽養志之一助且山容清淨貞固恒久寶幢金刹日月常新藉茲山之命名申建寺之宏願春暉寸草之心與俱永焉爰爲之記并依般若四聲作祝頌曰

佛言慈善根廣受諸利益如繅能藉玉如磁解吸鐵

又言布施力指期得果報如尼拘類樹歲收實數萬

洪惟我

聖母聖善實性生至仁蔭世界慈氏再出世譬猶黍谷吹葭管纔一動萬物盡和煦藹然遊春温以此無量德致彼無量福五福壽最先壽量不可說我欲報罔極亦復何以加寶篆鏤精璆瓊冊鐫華玉綮聞香光業供養利人天堪以無礙施廣益無量壽遂効呼嵩祝者闍崛移來更闢甘露場祇樹園布就青鴛抹蘭若堂殿八九重鐵鏁界百道鈴鐸半空響後有舍

利塔直上淩虛空高懸金露盤去地百餘丈中爲無垢地處處白銀階塗壁百品香築地七寶飭堂堂蓮華座寶相何莊嚴湧現白毫光圓容規滿月其餘大菩薩羅漢及金剛金縷伽梨衣各各端正在寶刹初告成

聖壽聿屆臨祿幢華蓋中虔修佛頂會以何備供養新鮮五莖花摩勒果萬枚伊蒲饌千斛又何備供養五絲氍毹毹新羅紫金鐘衹洹青玉鉢瓔繞禮法幟

膜拜復唄誦牟尼一串珠徧繙榆欉函轟轟法鼓震
琅琅銅鈸響簷蔔散馥郁慧燈發光明維時十方界
無不生歡喜龍天八部中一聲齊讚歎天女散香花
衆花紛紛下拈花處頂禮敬上無量壽亦有大迦葉
如聞緊那弦起作小兒舞敬上無量壽最後如來佛
降自忉利天手持千葉蓮敬上無量壽
聖壽本無量更有無量加無量復無邊萬萬千千歲
以茲福德地常作快樂園時駕紫厮車來此一贈喜

喜林大蒸鬱樂樹高婆娑四望種福田三界選佛地

朝朝承

聖歡歲歲奉

慈輦延此無量壽敬報罔極恩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葷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驛奚雖無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末為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遼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

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强吞噬鄰蕃闌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遁
跡無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
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
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
策凌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
於和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
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

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旣允其請和以息我衆子
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旣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
那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
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
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
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

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
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
兩路之師問彼罪慰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
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
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
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
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即不
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
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
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遁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
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起行哈密瀚海向
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
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犂亦
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
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

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
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
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去
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
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舉事不過一年
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
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旣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

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猨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
或徼我攻而乘我緩其討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
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欵關求市亦不禁訶
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慣漸不可長
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既知其然飭我邊吏
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
飄忽荏苒夙沙革面煎鞏披忱集泮飛鴞食黮懷音
錫之爵位榮以華褂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

雪中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攻溢以後勁蒙古舊屬
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
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天助
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
波羅搭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湩酒
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亏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
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
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自逃

掄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郛
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
縱橫韃鞯橐角鹿埵䶬種東籠自相狼藉孰敢攖鋒
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罄
告
廟受俘凡此蕆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一年乙亥准夷是平常武詩載越
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旣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
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聽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
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
臣僕自今伊始安爾遊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
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惟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叶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者其武

聖祖

世宗覲光揚烈克蹤郅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準噶爾叶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擕數世梗化變奪相仍碩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疷疷如苗斯蝨如虺斯螫衆口嗷嗷視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疷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泥止迺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擕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濟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會木齊及五集賽度之

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塔拉闔爾
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
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貰
其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 叶 曰綽羅斯及
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
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爾長爾孳爾
矽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
守毋相侵陵以干大眚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

克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叶欵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叶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巘辟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燬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粤有前導爲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藉一昏宵曰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被衆我臣巳有成辭火炎崑岡濯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爲汝守汝

頭不靈尚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紉之縛獻軍門追
悔其遲於恒有言曰殺寧宥叶受俘赦之光我擴度
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斯恩
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億世

普寧寺碑文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準噶爾冬十月大宴賚四衛拉特部落舊附新歸之衆於避暑山莊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輝特曰和碩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王貝勒貝子公若而人其無隸屬之宰桑則歸之公如內八旗外四十九旗喀爾喀四部之例至是而內外一家遐邇同風之言允符昔我

皇祖之定喀爾喀也建彙宗寺於多倫諾爾以一衆

志式循

舊章建普寧寺於山莊之北麓而爲之記曰

皇天有輔德之私

至聖有越世之度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可格之

誠我國家撫有衆蒙古詎準噶爾一部終外王化雖

膺衆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懷地不可耕民不可

臣之言其然豈其然哉以我

皇祖

皇考聖德神功經文緯武其於莫伊犁勒銘格登山
朝四部落之衆而錫之爵賜之幣式宴陳舞可汗起
奉酒稱萬壽如今日者何難黙契
大造意若有待是以遵養時晦垂成弗爲予小子敬
承
乾佑以爲不可失者時運徊觀望寧
二聖付託藐躬之意且此山莊卽
皇祖歲時巡覲諸蒙古賓客之所也越三十年而克

見準噶爾之衆咸覲於此豈非
皇天無私惟德之輔
至聖之度越世先知而見幾君子之作予亦不敢不
勉衞拉特之衆豈終不可格以誠哉蒙古向敬佛與
黃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廟之式爲之名之
曰普寧者蓋自是而雪山蔥嶺以逮西海恒河沙數
臣庶咸願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云爾復依普賢
世界品而述偈言

抖贊轉輪王　功德甚深大　造寺於西域
其名三摩耶　逮今千歲餘　願海裝嚴就
肖彼須彌山　巍閣凡三層　日月在兩肩
地金水風輪　其內小鐵圍　大鹹海水滿
持地障礙山　馬耳及善見　擔木並持軸
持雙凡七山　其中乃香水　其上堅手天
持鬘及恒憍　四天王所住　復有四方天
其數各以八　中乃忉利天　善見帝釋宮

欲界四天子　色界無色界　次第居其上
東曰勝神洲　小勝及勝勝　左右以次住
南曰贍部洲　妙拂並小拂　左右以次住
西曰牛貨洲　行道將小行　左右以次住
北曰俱盧洲　最勝復諂勝　左右以次住
供養佛無數　如普賢願海　復爲四色塔
義出陀羅尼　四智標功用　懿此避暑莊
古佛所游歷　較彼衛藏地　佛土無差別

有來衆蒙古　及新衛拉特　咸敬黃教人
爰作大利益　肖彼三摩耶　爲奉天人師
作此曼拏羅　嚴潔身口意　依法香泥塗
一切皆清淨　香花供養具　法螺法音聲
轉無量法輪　聚無量法衆　誦無量法寶
作無量法事　我聞普賢言　華藏莊嚴海
是毘盧遮那　往刼修行處　種種寶光明
大雲徧一切　捨身等塵刹　以昔願力住

徧十方國土　出苦向菩提　方便示調伏
世界所有塵　一一見法界　現佛如雲集
此是如來刹　大願周法界　一切化羣生
莊嚴從此出　西土及震旦　究竟無同異
衆生皆安隱　蠉蠕動肖翹　遂生明佛性
稽首天人師　普賢行如是

浙海神廟碑文

浙西地瀕海扼其衝者先海寧次錢塘錢塘距海門尚一舍而遠然天下言觀潮之奇者獨推廣陵之胥毋蓋據歙衆山水自新安江下至富陽而金衢嚴處數郡千巖萬壑復滙入錢塘出海必得海潮逆之坌涌拗怒軋盤盪裔然後流益急而軌益順故江之歸壑非濤不爲功然其北擊南蕩生民農桑之命繫焉斯恃塘堰爲保障漢書注始紀郡議曹華信作塘捍

潮唐書捍海隄凡一百二十四里宋元二史並誌袁
花諸塘之修築及石囤木櫃之坊禦如世所傳斛土
千錢之諺其勤且藉如此雍正八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海塘告成維
神効靈助順
特勅建廟海寧褒封秩祀用申昭報近海州縣不知
有水患者二十餘年於茲然其時潮尚循北亹也乾
隆辛未丁丑朕兩巡浙水登觀潮樓乃悉所爲趨北

亹而有軼則仁錢迤西害不可言趨南亹則蕭會諸邑之戴山者藩籬畧具猶閒有陵齧之虞比年來大溜直趨中亹兩岸沙潬鱗起如左右引從民居其間川原膏沃可耕可桑曾不知白馬胥濤足以動心而駴目夫人之情久則忘而逸則淫今之居樂土安作息者非昔之日夜怵惕懼爲魚之民也耶則我

皇考之深宮宵旰謀建塘以衞生靈與

明神之肸蠁垂鑒嘉佑是邦其何可以弗紀觀潮樓

當錢塘都會之地東瞻中壹爲尤悉爰視海寧
祠宇之例命守臣鳩工庀材崇象設而展時事夫元
氣灌輸端委相成無感弗假又何一二之可區分哉
因爲迎神送神歌俾肄之工祝以揭虔妥靈其辭曰
赭龕闢兮翼戶戢紫瀾兮滄嶼氷夷導兮江斐扈兩
旂彯毣兮金支中樹
神之來兮接部迴水犀兮萬弩虹隄一綫兮安堵福
我民兮於昭揚詡傳芭兮鼛鼓紛酡蓛兮神靈雨

右迎神

擘若木兮留暉榻雲解駮兮頳霞暠幃鐏燭滌兮俎腯肥聆蘩會兮叶呼豨

神之去兮載祈波恬羅刹兮石平礁潤千里兮涵郊圻引晦濁兮歸墟是歸式歆饗兮庶幾朝潮夕汐兮長無違

右送神

中州治河碑

國以民為本在知民莫達之隱民以食為天在防食致害之源害源不求食則無秋達隱莫知民則何依豫民之向隅也切體恤之恐為災之因潦也為甚剔之時則守土之臣曰胡寶瑔襄事之臣曰裘曰修二臣奉朕旨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水用洩土計方土源下游以次就治撫臣胡寶瑔因民之請欲泐石紀恩而建亭以覆之朕雖此繫文可勿事惟是斯民之

利賴有宜垂示久遠者虞書言養民之政舉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禹之明德遠矣究其所設施則決川距海卽系之以濬畎澮距川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涂有澮有道有川有路而稻人掌稼下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寫水而後作田古先哲王其納天下於在宥兵農禮樂至一名一器之微皆纖悉爲之制而必先之以水土之政此地平天成之所由基也水土之政不修食易由出朕

於四方水旱之告蠲振動以千萬計顧圖之於既災之後不如籌之於未災之前仰體
上天覆育元元之心罔敢暇逸以無負所付用康乂
我億兆人民有司爲朕分牧民之任者其亦體朕心以期於永永弗墜則朕之至願也至於齊徐淮海莫不分命臣工董司其事以疏以瀹尋源注委而豫居
天下之中黃河界其北淮瀆經其南平原高壤無大陸廣川爲之瀉故尤爲難治今自滎澤以下導汴渦

沙汝諸水以流其惡其支分派别或隄以束之或淵以瀦之或引之使分或滙之使合曲之使有容直之使徑達爲水門以蓄洩之爲涵洞以吐納之朕後先宣示之旨及諸臣之疏具在茲不複敘爲敘其大指若是嗟乎豫之民其受困亦亟矣及朕知之始爲之易撫臣發帑聚興水利然救什一於千百其亦遲矣朕方抱愧之不暇而曰民感恩乎其益增吾愧而已矣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犂之碑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極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栽之不可殖也嗟汝準噶爾何狙

詐相延以世而爲賊也彊食弱衆凌寡血人於牙而

蔑知悛易也云興黃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

刹之以人爲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

先是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圖什墨廿一昂吉蓋欲

繼絕擧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爲期終

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常遲延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

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

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

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
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
建非常之功者則賴
昊蒼篤眖神運斡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
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勲

並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勛以底有成荷

天之龍在茲畏

天之鑒盎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犂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巳事時也人心未定佐襄者嘗一蹴肆狂萬狃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

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

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槩茲不復
紀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
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
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
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
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
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

恩効疆埸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兎脱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僨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
將軍兆惠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
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
克蘇署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
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强弩之
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
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

堡黒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
于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
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趲進而各爭前恐後人
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
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値狂狥據險坐俟
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

而參贊阿里袞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麏驚遁而保扃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

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

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

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

已雀䜭寧不狠顧其援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

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克渠函首

露布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

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為不廣疆國不為不多惟釐守
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
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
而輾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
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
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繄以銘
曰
二酋借德始亂爲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
蕞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

豈其弗戢圖彼貌狪彼狪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
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爲愧
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
玉隴和闐傳檄以定內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
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
强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壘
間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
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

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
孰敢鋒攖大纛大膊如虎搏兎索角隴種誰敢迴顧
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
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
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
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賫表章將詣都門
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鍔溫禺鞮鼓露布至都
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

敢予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

布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闢二萬

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粤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

回鶻見唐是皆彷髴所傳弗詳惟我皇淸撫有華夏

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强寔頑弗下恃厥險遠

實梗化者猰貐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爲羊役以耕耘

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濵四大回城

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衞拉是懼繭絲奚堪溝壑已遽

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羣回見天謂自今始

飽食晏眠遺厥酋歸撫爾土田生死肉骨詎疑變遷
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彊戕我使軺叶是用興
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顏蜩螗讙譟旣侮厥外宜安
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憒殺人爲戲奪妻爲穢大失
衆心無不怨背三道並發四甄齊攻酋知弗支自擄
一空廿日之前𩥇走無蹤爾雖無蹤我追應窮滔滔
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域畏懷舉旗
助力腐鼠莫逋遂來獻馘二酋旣殲諸回永靖叶設

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嘵嘵夜債今悟以嬉各
保性命昔之諸回爲準夷臣今語鄰封曰天王民曰
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稷黍孳爾子孫在昔已已爰
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已卯年歲符理紀瑞疊祥駢持
盈保泰惟懋愼旃

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懃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飭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勤劬宵旰運籌狎至賞未敢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貺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
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
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
以成茂勣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
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
豎我回纛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
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駾
突而喙息也先是歷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

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眞如驅虎
豹而逐貍兎纒頭碩鼻者流皆惃惃踉踉見即辟易
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攖重輜而
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
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
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蕆事而告
成功則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
爾奇木之碑辭不復綴也特紀耆定之在兹是以誌

歲月而刻石也

實勝寺後記

歲已已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

復綴今賴

昊天垂佑

宗社篤祜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犂喀什噶爾葉爾

羌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

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

罰奉

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開馘之論
西師之詩亦不復綴茲記者寺左近健銳雲梯營實
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爲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
以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璊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
少敵衆而賊據險伺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畧
覺旗靡鼓餒處得健銳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
整而復進遂乃斬將搴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
雖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終

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夫入出萬死一生
爲國宣力而爲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
豈爲之哉自已設此營而辛巳即收其效不啻樹
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
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繩
祖武丕揚國烈瞿瞿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
是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襲迫之狀築堡其
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

可乎

重修朝陽門石道碑文

直省漕艘估舶帆檣數千里經天津北上至潞城而止是爲外河引玉泉之水由京師滙大通橋東流以達於潞用以轉運者是爲內河然外濶而內狹故自大倉官廩兵糈暨鄽市南北百貨或舍舟遵陸徑趨朝陽門以舟緩而車便南北之用有不同也其間輪蹄絡繹曳挽邪許讙聲徹昕夕不休故常以四十里之道備水陸要衝而舊制初未甃石往往積潦成窪

經濟作濬行者弗便焉雍正七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
命工始建石道規方定則垂利數十載於今顧神臯
理大物博民用不舍貲之貞者日以刓理之緻者日
以泐不亟治將隳
前功是惟爰咨將作都料以聞朕曰毋擲帑毋狹材
帑擲是重糜帑也材狹是重廢材也時大臣董斯役
者擪構爲平易礫以甃物備用良無坎無垤而石之

斥舊佐新者什不存四五矣計延袤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戶部金二十八萬四千九百有奇經始於乾隆丁丑十月越庚辰七月落成所司請爲之記朕惟古王者成梁除道若司空循邑遂師巡野諸令匪僅謂國家體制宜爾蓋深以息人勞珍物力使天下潛消夫湫隘耗憊之氣無歉於書之所云會歸易之所云往來受福者而天下肩摩轂擊轉相忘乎熙熙攘攘不過如庭斯堿如徑斯甓焉耳則王道之大

也豈煦煦然起一夫之蹶與一車之柅若子輿氏所
譏濟人爲悅而已哉是地爲國東門旣食貨交會而
修廢舉墜又立政之常經故於鐫碣無侈詞惟申言
重修端委所由且作亭覆之俾勿壞

重修廣寧門石道碑文

廣寧門在京城西南隅爲外郛七門之一然天下十八省所貄以朝覲謁選計偕工賈來者莫不遵路於茲又當國家戎索益恢悉荒徼別部數萬里輻湊內屬其北路則徑達安定德勝諸門而迤西接軔聯鑣率由緣邊腹地會涿郡渡盧溝而來則是門爲中外孔道尤不與他等乾隆丁丑十月勅所司重修石道以利行者至庚辰七月乃竣於是上遡我

皇考命工剏建時逮今三十年矣茲役也因舊阯修築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道增築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萬八千一百有奇崇先制詔後來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辭曰

閶闔之門

天垣所直揭以杓携言歸有極

聖者法象度地經涂詎惟同軌在闉敦隃睠時垓埏

日就星拱巍闕中亘層闉外聳西南坤位利用安貞

魚鑰曙開蕩蕩由庚總總搏衙班班叱馭嘉此康衢
敘其贊亙赤畿望緊放乎潍陬冠帶畢徠嶺面纏頭
記
功伊始歲屆辛亥礱塗塈茨逮玆卅載石不可轉亦
劇而刓冬皸沍凍夏齧潢汙大井之村盧溝是屬捄
之鑿之爲經緣督萬指蕆事帖妥弗歆廣則由舊而
修益之其修幾何匪作緊述其益幾何居五之一里
鼓中頓堠亭前遮胥爾趨聽若轃厥家予臨天下道

在無頗覽哉壤歌何有於我

楊橋河神祠碑記

乾隆辛巳七月豫中秋霖大至河溢祥符黑堽口急
命侍郎裘曰修馳傳勘視俄而會城驟漲侵淫遂潰
楊橋隄奪溜賈魯河河臣張師載撫臣常鈞連牘以
狀聞且惶恐謝守土不謹朕曰爾勿棘爾分莅有界
限惟豫艱是圖寧爲全河計乃者燕齊迤北並積潦
滙中州而下勢必張所過事乘障不已將釀南河患
艱以上游之治治今爾彊陂堰縱不戒未越宿而徐

城暴長之水乃陡落庸渠非不幸之幸然爾時賈魯方演漾頷壽注洪澤湖日夜挾沙奔流淮病黃愈病是不亟治上游而下游又烏可以不治治於時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公兆惠就行在授指往董厥事而撫臣常鈞等方議盡塞南岸旁決之口徐興築楊橋隄咈哉旁口益堵即大溜益湍此何異醫者不察標本欲懲壅閼諸孔竅妄覬調停腹潰哉否爾胡寶瑑爾早習豫河要害其再調撫茲土汔鸒有

成咨兩高晉兩簡萃江南練工并卒繕畚捐茭楗先
後佽助之爰廣代賑集厥力增薪値贈厥財其急衝
之不能猝迴者親爲按圖審度點筆爲誌令鑿引渠
釃河溜重臣覆奏至亦不謀脗合夫然後衆志齊而
儲偫周工作以次就理斯役也漫口初止六十丈汕
齧至二百餘丈視前此南河之朱家海張家馬路蓋
三倍而贏自蠲除賑給暨別件營輯外計大工專支
帑金三十萬有奇經始於九月一日合龍於十一月

一日爲時甫兩匝月統勳等以程積罔稽導引時兼

有返風之應宜建

河神祠并請頒額勒碑用申昭報朕念洪河故四瀆

之一而歷代遷徙不常雖神禹無由善其後豈非勢

弛於日下補捄者必以爭上游爲得策歟自豫河決

而復合其歲三異沮洳之壤黃流順軌鼛鼓弗聞以

彼絜此差數瞭然可覩匪

神貺默臻曷以至是若朕宵旰勤求之苦衷具見誌

實詩中並命鐫諸石示我守臣體之有永毋竭後效
毋潰前勞是爲記

重修

歷代帝王廟碑文

歷代帝王之祀其準古遷廟觀德遺意而推而放之者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家以謂世祧者迭遷德盛者弗毀葢就一朝爲言而周禮鄭氏四類注稱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繁露引爲自近遡遠之明證斯正合食所權輿然漢魏已來有司具儀卒求之肇迹建都而不聞立廟洎唐迄明廟立而

代以專祀開搦爲常其制又缺焉未備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一年
勑諭禮官增祀苟非失德失器郎蒙業守成者皆得
與饗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丕纘
先型詳定位次
臨御伊始
親詣視成著於

奎文者綦悉閒攷舊史所紀刱守難易之辨塈有折
衷定論以是對揚曩昔所爲法施於民者不克兼既
其實獨斤斤於
殿於
門於
坊具顏之曰景德景德焉爾德故若是其偏而不舉
耶寅惟
祖

宗懋敬厥德咸秩孔修觀法之所存卽知戒之所寓
義至深遠大雅不云乎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召公奭
迪王祈天永命一則云監於有夏再則曰監於有殷
寖假入廟而徵統系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一自
昭代槩之皆名之爲勝國有不深麗夫屋與墟之儆
而怵惕動容者哉顧於其間歷選
列辟若稽古之化浹烝人治光往牒者罔不穆穆棣
棣式在

几筵崇異代同堂之報故於世數之遷而得其示戒
於無形抑於世數之屢遷而不遷而得其垂法於有
永稔乎此者觀德之意愈以翆然而興矣
廟自雍正癸丑繕葺距今且三十載爰以乾隆壬午
出內帑金庀而飭之故事飯觚甃以純綠茲特易蓋
正殿黃瓦用昭爲奕工告訖功適居甲申季春吉祀
祗承
家法躬薦

新宮已爲長律述事揭言其大指會所司請製文並
鍥諸碑復詳闡之如此